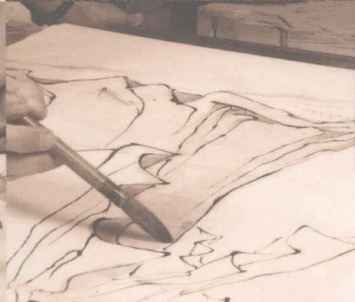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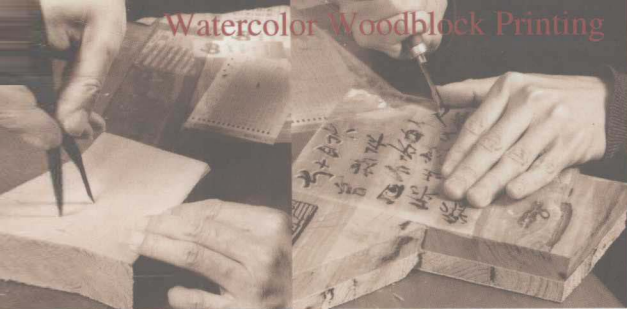


Watercolor Woodblock Printing

宗光

水木 印版

荣宝斋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系



荣宝斋出版社

水木 印版

荣宝斋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系

王宗光 / 著

荣宝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版水印/王宗光著.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11.5

(荣宝斋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系)

ISBN 978-7-5003-1321-2

I. ①木… II. ①王… III. ①水印木刻—技法(美术)
IV. ①J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8962号

策 划: 马五一

责任编辑: 刘 芳

审 读: 江金照

装帧设计: 安鸿艳 郑子杰

摄 影: 郭 青 杜志江

责任印制: 孙 行 毕景滨

木版水印

王宗光 / 著

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052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24

印 张: 6.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定 价: 68.00元

序 言

王宗光先生的女儿方工捧王先生的遗作《木版水印》请我们作序。看到这写满词条的一沓厚厚的稿纸，想到王宗光先生为荣宝斋呕心沥血、拼搏奋斗的一生，以及我们共事近三十个寒暑的风风雨雨，我不禁感慨万千。这一沓稿纸也显得异样的沉重，仿佛还散发着王先生退休后为荣宝斋和她的木版水印事业继续奉献余热的体温。我不是作家，很少为人作序，但为王宗光先生的这样一本书作序，我却感觉义不容辞！

王宗光（1917—1989），字荣麟，北京顺义河南村人。百年文化老店荣宝斋的南纸店业务专家、木版水印技艺专家，他的一生都是和荣宝斋的荣辱兴衰、发展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年琉璃厂文化街上，从事古玩铺、书铺、笔铺、小器作生意的，以河北省京南各县人居多；从事南纸店、画店生意的，则以北京周围的顺义、通州、三河、武清等县的人居多。王宗光 14 岁时经人介绍到荣宝斋南纸店学徒——解放前到商店学徒，年龄都很小。由于他老实、用功、机灵、记忆力好，南纸店的各项业务掌握得快，钻研得深，又由于他从小喜欢画画儿，几年间就掌握了南纸店印刷信笺“红案”的头道工序——勾描技术。20 世纪 30 年代，荣宝斋的木版印刷就享有盛誉，被鲁迅、郑振铎等先生赞誉为琉璃厂诸笺肆之“白眉”，其中已经有王宗光先生作出的贡献。譬如 1934 年，鲁迅、西谛（郑振铎）两先生委托荣宝斋翻刻了明末著名彩色版画集《十

竹斋笺谱》，在这一充分显示荣宝斋精湛刻印技艺的大型笺谱的牌记中，鲁迅先生亲笔书写道：“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假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编者鲁迅、西谛，画者王荣麟……”那时的王宗光（荣麟）年仅 17 岁。

40 年代初，荣宝斋为开拓业务，当时的老经理王仁山指派业务能力全面、20 岁挂零儿的王宗光独当一面，在东琉璃厂火神庙对面，领东当经理，开设“修竹斋南纸店”。所谓“南纸店”，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经营品种繁多，分类异常精密，业务的繁难复杂程度是行外人难以想象的；年轻的王宗光却经营得井井有条，深受王仁山先生的赏识。后来“修竹斋”又迁至南京营业，仍然由王宗光主持，直到 1948 年解放战争时关闭。

1950 年荣宝斋公私合营，成为当时国家出版总署的直属单位。随着业务的发展，尚在各地的荣宝斋老职工，陆续被调回北京，33 岁的王宗光，又回到了荣宝斋，担任编辑室副主任（亦从事勾描工序），并长期负责整个木版水印各车间的工作，成为荣宝斋木版水印业务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主持车间工作的几十年里，为管理和发展木版水印复制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精通木版水印勾、刻、印、裱各个工序，每个工序他都亲手干过，并进行过深入的钻研，其中的苦辣酸甜尽知底细。50 年代初，当时的装裱车间尚未成立，装裱水印画都要交琉璃厂一带的各个裱画铺加工。王宗光每裱一版活，用多少宣纸、绫、绢，都计算得极为精确，以至裱画店的经理私下抱怨说：“休想占国家（荣宝斋已是国营单位）一张纸的便宜。”其业务精通可见一斑。

木版水印是荣宝斋的主要业务，正是由于王宗光先生和广大干部职工继往开来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使木版彩印这一古老的工艺，发展成为足以乱真的木版水印复制艺术；从印制小幅国画，发展到制作巨幅、长卷；从印刷淡彩纸本，发展到印刷重彩绢本古画；一件件精美动人、酷似原作的名贵珍品源源问世，大放异彩，引起了举世瞩目，也使荣宝斋从普通的南纸店发展壮大为享誉世界的大型文化企业。这其中，作为木版水印领军人物之一的王宗光先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功不可没！

“木版水印”，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辞海》中，尚无这一词条；而在 70 年代的《现代汉语词典》和 80 年代的《新华词典》中，都已开列了这一词条。这是一座里程碑式的记录。现在，作为木版水印技艺专家的王宗光先生把木版水印各工序，以解释名词的方式，作详尽介绍，写成了这本木版水印技法书，既记录了木版水印技术的全过程，又保存了传统习惯的技术名词。从此，“木版水印”不仅是一个词条，而且有了一本权威的专业性的小词典。它是木版水印艺术得到长足发展的必然成果，是又一座里程碑；它既是对今天木版水印技艺的记载和总结，又寄寓了老荣宝斋人对木版水印技艺不断发展、创新和提高的期望，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侯恺 米景扬

2008 年 11 月

目 录

序 言 / 侯恺 米景扬	
自 述	001
癸君子自传	003
木版水印画的变迁	004
《怡王府拱花笺》在荣宝斋	005
荣宝斋木版水印画的变迁	007
笺肆白眉	013
荣宝斋木版水印今昔观	020
富有民族特色的木版水印	032
北京荣宝斋的传统水印技艺	040
举世无双的木版水印	045
鲁迅、郑振铎与《十竹斋笺谱》的重刻	050
荣宝斋木版水印——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075
十竹斋笺画典故略述	085
《北平笺谱》序 / 鲁迅	111
木版水印的工序	114
我们的父亲与木版水印 / 王振彭 王振芳	141
后 记	150

自述

王宗光，笔名雨新，又名王荣麟，1917年生于山西榆次，祖籍北京市郊顺义县。现任荣宝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组员。

童年开始学画，尤其偏爱草虫。因为幼居农村，蚱蜢之属易得，每得必反复图写，直至虫死尸僵。及入小学，老师陶煜良先生，常在课外为之示范指点；邻人画工王佐，也常以“行七坐五蹲三半”一类的民间画诀相授。故所作虽存稚态，却也引人喜爱。

1932年，家境衰落，不得不入荣宝斋学徒。原以为学画之志自此无望，不想竟因童年把笔之功，而和祖国传统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从事木版水印艺术研究，直至古稀之年。30年代，亲聆许多画家的教益，如白石老人的循循善诱、王梦白先生“师艺不师迹”的主张，尤为没齿难忘。

1933年，我所摹绘的《荣宝斋信笺》，被鲁迅先生等誉为“诸笺肆之白眉”，成为鼓舞终生前进的动力。

1934年，鲁迅先生等为抢救濒临中断的民族艺术，再辑《十竹斋笺谱》并命我承担全部摹绘工作。前后历时七年，无疑是学习的难得机遇。然亦感到“学而后知不足”，深感



1955年荣宝斋首届木版水印画展



王宗光（左）与许麟庐（右）



百猫图集



画猫技法基础

如履薄冰，于是暗自立下规矩：学习须能知难而进；目的则在策己娱人；追求必达似与不似；对世应本肯如人意。

1950年，荣宝斋归出版总署，遂使老店更焕新颜，我也因之躬逢盛世。许多知名画家应聘而来，因而学术风气大振。董寿平、徐之谦、李奎筹、陈林斋、许麟庐……群贤毕至。二十年朝夕相共，使我的艺术理论得到充实。同时全国书画大师，来往讲学、挥毫，以至探讨切磋，确实岁无虚日。对于素与学府无缘的我来说，不能不说多师了。

十年动乱，虽然艺事遭到冲击，但是苦中有乐，却也别有所获，如：三年在湖北的干校生活，采到、见到蝴蝶不下三百种，为我大大地填补了素材；1986年，与方工合作绘著《画猫技法基础》；1987年，再和方工合作《百猫百蝶图卷》等。

1978年以来，祖国日益繁荣兴盛，民族书画艺术事业，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十分感到鼓舞。今后愿在有生之年，为振兴中华尽力贡献绵薄。

1987年10月

瘾君子自传

明代以来古燕潮白河畔有个读书世家，躬耕力读，秀才、禀贡、生员，代继有人，亲朋称羨，自家也引以为荣。然而子曰，诗韵等皆非疗贫之道，因而代代寒酸。瘾君子者，世家十四代苗裔也，对于绘画、吸烟视之成癖，故得“瘾君子”雅号。

始龀讲诵《论》《孟》之业，天资堪称不恶，奈因家境中衰兼被封建礼教之害，不得已而辍学，入荣宝斋研习木版画艺术，遁迹五十四年。家无恒产，囊又空空，且生性倔犟，以至鲜受社会乃至家庭之温暖。幸在专业上取得点滴成果——摹成《十竹斋笺谱》二百八十七图，引起鲁迅先生高度重视，并撰文评价收入《集外集》之中。

前半生贫困潦倒而潜心艺事，因与纸烟结下不解之缘，且其烟瘾日增无已，虽多次“决心”戒除，然越戒瘾越大，焉能自拔矣。

老来生活安定，残躯虽在病魔之中，然挥洒笔墨与吸烟皆未停止，家人为劝戒烟声色俱厉，友朋为此进言不厌再三。叵奈癖顽根固，兼虑创作思绪遭受损伤，遂在心里凝成永恒矛盾。又思嗜此固有伤身之害，然又有助身兴奋之功，犹如病梅中空无妨吐艳，用以自我解嘲，况乎人不完人，金无足赤，但增毫端点点芳葩，又何必为倾污水而弃婴儿者乎。

（王宗光 1989 年手稿，其长子振彭抄录）



王宗光

木版水印画的变迁



王绍农所作笺画

《怡王府拱花笺》在荣宝斋

半个多世纪以前，荣宝斋仿印的《怡王府拱花笺》曾经名噪一时。然而那时在北京，专为笺纸作画的画家，没有多少人，常见者只有刘炳堂、刘子芊、王绍农等，在这样的时代，独荣宝斋印有仿《怡王府拱花笺》，所以显得那样突出。

荣宝斋印刷《怡王府拱花笺》，包括两种斗方诗笺，选用奏本纸印成；两种暗格八行信笺，用两层粉连托成的宣纸印成。每种均为四幅画，或为博古图，或为花卉画，分别装入槟榔笺糊成的纸盒之中。其中两种斗方诗笺，每盒二十张，当时售价银币一元。

琉璃厂在那时有的古玩店从荣宝斋买去，改为一元一张，当作“怡王府旧制”出售。由此可知，在传统“木版水印”日渐衰落的年代，荣宝斋仿《怡王府拱花笺》，尚能保留传统技术的余辉，所以一时赢得社会的青睐。

怡王府的主人是谁？据1930年商务印书馆二十六版丁种《辞源》在“乐善堂”条中说：是“乾隆时代的弘晓”。而1984年11月2日的《北京晚报》三版，冯其利在《〈辞源〉“乐善堂”条有误》一文中说：“怡王府第一代是康熙第十三子允祥，第二代为



荣宝斋历年印制的信笺

允祥第七子弘晓。”虽然均未谈及“拱花笺”，但“怡王府”所在时间，却可肯定是在康熙到乾隆之间了。按荣宝斋多年以来印制的诗笺、信笺，除了在门市自己销售以外，并有为顾客加工定制的业务，例如：同仁堂乐家所用“拱花博古笺”，甘井胡同樊家所用“古玉图笺”，即由荣宝斋加工印制而成；1933年、1934年，鲁迅先生编辑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也是荣宝斋加工印制而成。那么《怡王府拱花笺》是否亦由荣宝斋加工印制，因无史料可据，只得存疑待考了。

荣宝斋印制的《怡王府拱花笺》尽管名重当时，然而就其艺术水平来说，不仅赶不上近三十多年来木版水印术的新发展，并且也达不到明末《十竹斋笺谱》的水平。不过通过它可以说明：传统木版水印艺术，从唐至明，曾经取得很高成就；只是入清以后开始由盛至衰，以致到了辛亥以后，竟到了覆灭的边缘；最近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传统木版水印艺术，从三百四十年马鞍形发展的角度来看，研究荣宝斋印制的《怡王府拱花笺》，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荣宝斋木版水印画的变迁

“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这是1934年，鲁迅先生对荣宝斋复印明代版画——《十竹斋笺谱》的评语。荣宝斋那时用木版、水色印刷的诗笺，原稿多出名家的手笔，例如：齐白石花卉十二种，吴待秋梅花笺，张大千、溥心畲合作的山水笺等，确实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和称赞。这些信笺曾被鲁迅、郑振铎两先生编入《北平笺谱》之中。但那时的中国，军政官员贪污腐化，人民大众在贫困中挣扎，工商企业每况欲下……一个仅有职工二十多人的荣宝斋，就有几个技术工人，他们的才智，怎能得到发挥呢？到一九四九年的前夕，荣宝斋已经奄奄一息了。

1950年，国家发现以后认为：荣宝斋的消亡，意味着有一千多年历史传统的木版水印艺术的覆灭。为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给荣宝斋派了干部，拨了资金，才使这枯木一般的荣宝斋，得到复苏。至于“木版水印画”这个名词，在历史上由于时代的不同、地区的不同等原因，它的叫法是很不统一的，例如：“梨枣”“短版”“套版”等，名目是很多的。1950年以后，为了统一这些名称，



张大千为荣宝斋绘制的信笺（木版水印）

也是为了区别其它各种印刷术不致混淆，才取名“木版水印画”。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培训并扩大了技术队伍，并且边研究、边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20 世纪 30 年代，荣宝斋在鲁迅、郑振铎两先生的倡导下，用“木版水印”的方法，印制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自此名声大振。然而在技术水平上，只不过和 16 世纪不相伯仲而已。如果说它有贡献，就是使祖国一千多年的传统艺术，得以保留下来。“木版水印”艺术新的发展，还是从 1950 年开始的。从这时起，由于国家的重视和美术界的广泛支持，才使“木版水印”这块园地，开花结果。齐白石老人的《白山茶》、徐悲鸿院长的《奔马》的完成，这是从历史

上只印大不盈尺的诗笺画，发展成为印制一米以上大幅画的开端，深得美术界的好评，并引起了国际友人的注意。

徐悲鸿作《奔马》，在印制过程中，徐悲鸿多次亲到车间指导，还提出过在每张复制品上签名，后因时间不允许才作罢。后来又印制了齐白石老人画的“虾”，并用原作的形式裱成立轴，和原作一同挂在会客室中。当白石老人到会客室休息时，有人问哪一幅是原作？老人面对这两幅画轴坐在藤椅上，很久笑而不答，以表示非常满意。当然这时还印制了很多小幅画，如：《现代国画选》《敦煌壁画选》《沈周卧游册》……当时都有很好的反映。记得那时曾印制了一幅《新罗山人花鸟》，并送给了叶老圣陶。叶老对人说：“我家里挂一幅新罗山人的花鸟画，一块石头前伸出一枝海棠，三个红胸鸟停在枝上，上下照应，瞧那神气正在那里使劲地叫哪。”朋友们见了，有的说这一



吴待秋所作梅花笺



齐白石《白山茶》（木版水印）

幅画得好，有的不言语，只是默默的观赏。等我说明这是彩色木刻画，荣宝斋的出品，他们都不期然而然的吐出一声“啊”？！这“啊”里头含着惊奇、不相信的意味，可见彩色木刻画简直可以“乱真”了。

1954年以后，“木版水印画”开始由纸本往绢本发展。中国传统绘画，画在宣纸上叫做纸本，画在丝织绢上叫做绢本。印制“木版水印画”印在绢本上难度大，所以在历史上多用宣纸印刷。然而一幅画，如果用“绢”画成的，再用“纸”来复制，是达不到惟妙惟肖的。荣宝斋用“木版水印”复制的绢本画，

是从王汉藻画的《月夜楼阁》、仇英画的《江天行旅》、王晋卿画的《玉楼春思》等小幅册页开始的。稍后一点时间，又印制出唐代周昉画的《簪花仕女图》长卷，引起了国内外高度评价。这幅画雕刻成三百多块木版，选用了珍贵的矿石颜色，在当时美术界和印刷专家就认为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了。许多木刻家亲到荣宝斋参观、探讨，并把一些传统技法运用到创作上去，使这沉睡几个世纪的“木版水印”



徐悲鸿《奔马》（木版水印）



王晋卿《玉楼春思》（木版水印）



王汉藻《月夜楼阁》（木版水印）

艺术，到处开出灿烂之花。

以后，陆续印出唐代韩滉所作《文苑图》、宋代马远所作《踏歌图》、元代赵孟頫所作《秋郊饮马》、明代文徵明所作《兰亭修禊图卷》、清代郑板桥所作《兰竹图》……品种包括现代作品可达二百多种，两千多幅画。发行到七十多个国家，对发扬祖国文化传统，增进国际间友好往来，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在1960年开始印制五代顾闳中所作《韩熙载夜宴图》长卷。这幅长卷，是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长三四三厘米，高二十九厘米，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珍品之一。早在宋代《宣和画谱》上就有记载。全卷以浓艳丰富的色彩，表现了四十六个神态各殊的人物，其中衣冠靴带，床具屏风，无不如实地、刻画入微地表现出来，对于历史考证、绘画技法研究，都是很好的借鉴，更不必说对于古典绘画的欣赏了。

在这幅长卷印制以前，先试印了其中的一段——韩熙载欣赏音乐合奏的一段。由老画家陈林斋亲手勾描、分色，一笔一画，无不惟妙惟肖；雕版由老技师张延洲动手，细于劈发的须眉，刻成刚柔婉转，全无刀斧之痕；最后印刷，以印代画，更加难能，这道工序由老技师孙连旺进行，泥金、赋粉，漂用青绿朱砂，矾染画绢等等，已经非常复杂，